

本嵩與《華嚴法界觀通玄記》三題

北京大學哲學系 2014 級博士生
楊祖榮

提 要

自本嵩《華嚴法界觀通玄記》被發現以來，研究尚少，筆者在總結既有研究的基礎上，一方面對已有討論的主題進一步地深化和補充，另一方面對未有涉及的問題和文獻作一番探討。就整篇文章來看，筆者主要討論三個問題：本嵩生平之再探，《通玄記》的版本，以及與《通玄記》相關的另外兩個文獻。

就本嵩生平之再探來看，一是通過梳理既有研究所使用的材料，對本嵩的生平做了一番歸納與整理，將本嵩生平分為四個階段，並考證了略傳中的相關信息；二是在既有研究外，對本嵩的另一重身份加以考證，認為《通玄記》的作者本嵩很可能是《嘉泰普燈錄》中的本嵩律師，並從引用、時間等方面給出可能的理由。

就《通玄記》的版本來看，筆者總結了既有研究中關於《通玄記》的發現經過，並進而對既有研究中出現的《通玄記》版本作了歸納。在此基礎上，筆者還對另外兩個版本的相關信息進行具體分析和考證。這兩個版本為李國玲《宋僧著述考》中所述「浙江省寧波天一閣存明宣德八年刻梵本一卷」和北京德寶 2009 年秋季拍賣會——佛教文獻專場所拍賣的標號為 323 的三卷本《華嚴法界觀通玄記》。筆者認為李國玲對天一閣本的記述存在一定問題，若就時間上來看，天一閣本很可能是李福寬繡梓流通的版本，而拍賣本則是王平發心再印的版本。此外，筆者還附錄了拍賣本首頁之《佛說法圖》，對其給出的條記信息進行考證，包括人物：曉菴、李福寬、王平，地點：摩訶庵等。

就與《通玄記》相關的另外兩個文獻來看，台灣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第 38 冊之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與《敦煌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第四冊中的俄 TK241 號和 TK242 號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（上、下），與《通玄記》密切相關。前者保存有《通玄記》的節選，並且，與立正大學圖書館藏明版《通玄記》相比，兩者在文字上基本一致，在內容上都只有卷上和卷中，缺卷下；後者所含之科判與《通玄記》的科判是一致的，筆者贊同高山杉的推斷，認為黑水城本的科判乃是圓義遵式所治。筆者認為，之所以呈現一致，乃是本嵩寫《通玄記》時沿用了圓義遵式所治之科，並且本嵩寫《通玄記》所依據的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，與黑水城本，在

內容上極為相似。

關鍵詞： 本嵩 通玄記 法界觀門

本嵩《華嚴法界觀通玄記》（以下簡稱《通玄記》）自被發現以來，研究較少。目前關於《通玄記》的學術研究文章僅有兩篇，先後為：吉田剛《本崇法界觀門通玄記について——華嚴復興期の教觀并修論を中心として》¹和王頌《本嵩與〈法界觀門通玄記〉——日本立正大學藏〈通玄記〉及其周邊的考察》。²這兩篇文章相同的是，都對本嵩生平、《通玄記》的發現以及《法界觀門》的疏鈔情況做了研究，同時一併附上了靈芝元照（1048—1116）為《通玄記》所撰寫的序言；不同的是，吉田剛誤將「本嵩」認作「本崇」，並主要圍繞「教觀并修論」展開，而王頌則更注重《通玄記》及其周邊文獻、人物的考察。

除了這兩篇學術研究文章外，還有高山杉的《網搜〈通玄記〉》³。該文並不算嚴格的學術研究論文，主要是通過「網搜」的方法來批駁聶鴻音在《華嚴「三偈」考》⁴中所認為的「存世佛教典籍中沒有《通玄記》的漢文原本」這一觀點。文中關於《通玄記》的信息，主要來自吉田剛的相關論文，在此基礎上，他也做出了一些推斷。

當然，《通玄記》並非只有漢文本，史金波在《西夏佛教史略》中說，蘇聯存有西夏文本的《通玄記》。⁵西夏文本《通玄記》存有卷中和卷下，目前索羅寧（Kirill Jurievitch Solonin）等學者正從事相關的翻譯和解讀工作。

以上便是目前關於本嵩《通玄記》的已有研究成果，然而，就筆者來看，有兩點仍值得說明和補充：第一，本嵩的生平；第二，《通玄記》的版本。除此之外，筆者也將探討另外兩個與《通玄記》相關的文獻，並試圖分析兩者關係，以完善關於《通玄記》的研究。

一、本嵩生平之再探

本嵩的生平，相關材料很少，主要來自《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》開頭琮湛所寫的略傳：

師本京人也，始聽《華嚴》大經，深通玄奧，終歷諸祖禪林，洞明宗旨，於神宗元豐六年甲子⁶，罷參隱嵩。少間，無盡居士響師德，於元祐戊辰歲，

¹ 吉田剛《本崇法界觀門通玄記について——華嚴復興期の教觀并修論を中心として》，《禪學研究》80號，2001年12月。

² 王頌《本嵩與〈法界觀門通玄記〉——日本立正大學藏〈通玄記〉及其周邊的考察》，2013年浙江國際華嚴文化節暨華嚴學術研討會論文。

³ 高山杉《網搜〈通玄記〉》，見2012年5月19日之《上海書評》。

⁴ 聶鴻音《華嚴「三偈」考》，《西夏學》第八輯（第二屆西夏學國際論壇專號（下）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1-8頁。

⁵ 史金波《西夏佛教史略》，寧夏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57頁。

⁶ 元豐六年（1083年）為癸亥年，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為甲子年，故此處「甲子」並非指「甲子」。

謹率群賢邀師入京，請講此觀，被禪、教二種學徒，造《通玄記》三卷，剖文析義、映古奪今。述《七字經題》并《三十觀門頌》，紀綱經，觀節要，顯出禪門眼目。天覺群賢皆展卷而時時聽之，大異其辯耳。乃輒出疏帖，強請出世，住開封夷門大剎，又奏特賜廣智大師佳號，後住報本禪寺而終焉。⁷

這一略傳表明本嵩是本京，即開封人，其人生大概有四個階段：第一階段，從本嵩聽《華嚴》而通玄奧，到參訪諸祖禪林，最後於神宗元豐六年甲子結束參訪；第二階段，無盡居士張商英於元祐戊辰年（1088）請本嵩入開封，講華嚴法界觀，造《通玄記》三卷，述《七字經題》和《三十觀門頌》，顯出禪門眼目；第三階段，本嵩被強請出世，住開封夷門大剎，后又受廣智大師之稱號；第四階段，住報本禪寺，并在此終老。據陳文華研究，文中「罷參歸嵩」的「嵩」是指嵩山，而「報本禪寺」則在浙江省湖州縣。⁸

除了略傳中對本嵩生平的記載，其他關於本嵩的材料極為有限，以往研究者還注意到元照為《通玄記》所作序中的內容，以及琮湛在《頌引》中的表述。分別如下：

東京覺上人，素業華嚴，存心妙觀，嘗從報本廣智和尚，面受斯文，深加考覈。愛其剖文析義，映古奪今，諸家繁衍之文，例皆刊正，自昔未明之義，曲為申通，足以啓迪來蒙，發明觀智。然恐布流中外，傳寫差訛，於是竭力募緣，命工刻板。⁹

粵有夷門廣智大師，具無礙辯，得總持門，宗、說兼通，詞翰俱美。造《通玄記》，隄備摘葉尋枝；述妙伽陀，特示良駒鞭影。言中綱要，撮盡性海之波瀾；句內幽玄，閃出禪門之眼目。¹⁰

這兩段文字對本嵩與《通玄記》多有褒揚。就本嵩來看，認為本嵩辯才無礙，宗、說兼通，詞翰俱美；就《通玄記》來看，則能刊正諸家繁衍之文，申通自昔未明之義，既能深契華嚴性海，又能閃出禪門眼目。就前者來說，本嵩的形象與略傳中相呼應，皆出入華嚴與禪；就後者來說，對《通玄記》的描述，恰可成為

年」，而是指「甲子月」。「甲子月」是按照傳統「正月建寅」的方法來推算的，即天干戊年和癸年，干支曆十一月，大雪到小寒的期間。因此，此處「元豐六年甲子」，當是一零八三年農曆十一月。

⁷ 《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》，T45，no1885，p692c15-c24。

⁸ 陳文華《〈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〉之初探》，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論文，2013年6月。

⁹ 靈芝元照《華嚴法界觀通玄記序》，見立正大學圖書館藏明版《通玄記》。

¹⁰ 《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》，T45，no1885，p692b23-b27。

研究《通玄記》文字與義理的一大關竅。除此之外，這兩段材料還提示出這一事實，即東京覺上人曾於本嵩處面受《通玄記》，并竭力募緣，加以刊刻。至於東京覺上人所指何人，尚不可考。

除了這些材料外，是否還有其他關於本嵩生平或人物的記載？筆者認為，禪宗燈錄中關於「本嵩律師」的記載，值得引起注意。《嘉泰普燈錄》中載：

本嵩律師

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，嵩以偈答曰：情智何嘗異，犬吠地自行。終南的的意，日午打三更。¹¹

本嵩律師對無為居士楊傑的回答中：「終南的的意，日午打三更」，與《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》中的頌文：「終南的的旨，日午打三更」相近，而後者的乃《通玄記》作者本嵩所寫。¹²前半句：「情智何嘗異，犬吠地自行」卻無法找到相對應的內容。既引用本嵩所作之頌文，又署以本嵩之名，當不是巧合，就這點來看，這裡的本嵩律師很可能是《通玄記》的作者本嵩。當然，筆者尚無直接而確切的證據，僅能從其他相關方面加以考察。

第一，對於頌文的引用，在他處亦可見，皆與《通玄記》作者本嵩有關。如宗鏡《銷釋金剛經科儀會要註解》中：「廣智大師曰：雲散家家月，情燭處處彰。無依無用處，便是法中王。」此中偈頌便來自《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》之頌文，所署之名：廣智大師，即《通玄記》的作者本嵩。只不過頌文中在「雲散家家月，情燭處處彰」和「無依無用處，便是法中王」中間，還有「曉風楊柳路，春色杏花牆，暑雨琴瑟潤，熏風枕簟涼」之句。

筆者無法通舉所有關於《三十門頌》之引文，但能找到的對頌文加以引用的材料，皆與《通玄記》的作者本嵩有關，並且，本嵩律師所引之偈頌，除了來自《三十門頌》，筆者尚無發現其他來源，因此就頌文的引用來看，本嵩律師很可能就是《通玄記》的作者本嵩。

第二，從無為居士楊傑來看，我們一方面可以知道本嵩律師與《通玄記》的本嵩其活動年代大體一致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「本嵩律師—楊傑—元照—本嵩」之間的一些聯繫。

關於楊傑的傳記，乃至生平之交遊，有很多記載：既有正史，如《宋史》，也有佛教文獻，既包括詩文所透露的信息，也包括《無為集》中楊傑自己所寫之原序。值得說明的是，楊傑在正史中的形象與其在詩文和佛教文獻中的形象有很大差別。黃啟江注意到這一點，因此，他在《北宋居士楊傑與佛教——兼補宋史楊

¹¹ 《嘉泰普燈錄》，CBETA, X79, no1559, p439a4-a6。

¹² 陳文華也注意到了這一點，并認為這裡的本嵩律師即是《通玄記》的作者本嵩。

傑本傳之缺》一文中，大量挖掘《宋史》之外的資料，描繪出一個與《宋史》中很不一樣的楊傑。¹³

依據這些材料與研究，我們大致可以完整的看待歷史中的楊傑。楊傑，字次公，無為（今安徽廬江縣）人，道號無為子。一方面，他是在「神宗時歷官太常、熟悉禮樂、曾論四后升祔之禮、正宗廟大法的禮官和樂官」，另一方面，他也是寄情山水，與佛教有密切關係的居士。以下，筆者將參照黃啟江之文章，就有關楊傑年代的信息作一梳理，並對其與佛教，尤其是華嚴的關係作一個簡單介紹。

首先來看楊傑材料中所涉及的年代信息。

他曾「備員太常」，連六、七年。在熙寧末（1077），曾扶護亡母靈鷲歸葬故里，並因此得閱大藏教典。宋元豐八年（1085）十二月，高麗義天入杭州求法，皇帝詔命楊傑為館伴主客學士奉陪義天。後來，楊傑自感「久官省寺，無補朝廷」，故于哲宗元祐（1086-1094）初，祈放州郡，並以禮部員外郎受命出守潤州（今江蘇鎮江）。不久後，又除兩浙提刑，來往於兩浙地區。晚年，楊傑從雲門宗天衣義懷禪師（993-1064）參禪。此外，在他詩文中還可發現，他曾在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）冬任官無為，三年（1066）冬出守江西，次年（1067）秋八月又奉祀江西西山。

根據《嘉泰普燈錄》的記載，楊傑曾向本嵩律師詢問毗尼性體，按理楊傑與本嵩律師年代相當。今考楊傑生平之年代信息，與《通玄記》之作者本嵩的年代亦相當（1083 年歸隱嵩山，1088 年張商英邀師入京）。因此，作為律師的本嵩與《通玄記》的作者本嵩其活動的年代大體是一致的。

其次來看楊傑與佛教，尤其是與華嚴的關係。

黃啟江的文章中，很大一部分在介紹楊傑與僧侶之交遊，如中際可遵禪師、白雲守端、芙蓉道楷、法誦禪師、有誠、辯才元淨、法寶從雅等。另外，他也說明了楊傑與華嚴的關係。楊傑與華嚴的關係較為密切，如他在京城時與有誠親近，而有誠乃華嚴僧侶，極善講《華嚴經》。楊傑此時對華嚴多少有些了解，並且他極為欽佩法藏所作之《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》（亦稱《五教章》）。道亭曾為《五教章》作疏，楊傑讀後，先作《〈義苑疏〉敘》，又作《〈義苑疏〉後序》。此外，楊傑曾陪伴高麗義天，並對義天深究華嚴，表示敬佩。

然而，黃啟江之文遺漏了楊傑與本嵩律師、與元照的交往信息。與本嵩律師之交往，前文已述，今不贅言；與元照之關係，如下三處，可得一見：

第一處，《（嘉定）赤城志》卷二十七，「報恩光孝寺」條目載：「殿後有戒壇，元祐五年僧元照建也，楊傑為之記。」¹⁴

第二處，《（嘉定）赤城志》卷三十五人物門四「元照」條目載：「元照，錢塘

¹³ 黃啟江《北宋居士楊傑與佛教——兼補宋史楊傑本傳之缺》，《漢學研究》第21卷第1期（民國92年6月），第253-277頁。

¹⁴ 《（嘉定）赤城志·卷二十七》。

人，唐姓，字湛然，號安忍子，深明教律，四方宗之。……與蔣之奇、楊傑諸人為方外交，劉壽作行業記。」¹⁵

第三處，《芝園遺編》中收有《為義天僧統開講要義》一文，文前有為元照編此集之弟子所寫之序文，稱：「高麗王子弘真祐世廣智僧統義天，同弟子壽良，航海求法，首登師門。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偕館伴主客學士楊傑就寺，請師陞座，發揚細要。義天矍然避席，作禮，請所著書，歸遼東，摹板流通。」¹⁶

以上三條材料大抵可以斷定，楊傑與元照是熟識并交好的。此外，正如我們所知，元照為本嵩《通玄記》寫過序，雖然這很有可能只是應覺上人之請，無法確定元照與本嵩必定相識。但是，我們依舊可以看出「本嵩律師—楊傑—元照—本嵩」之間的一些關係。

二、《通玄記》的版本

吉田剛和王頌的論文中交代了《通玄記》的發現經過，大致如下：

1935年，常盤大定在高山寺調查時發現宋版《通玄記》，有卷中和卷下。但是，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「高山寺典籍文書綜合調查團」的調查卻發現僅存的兩卷中，卷中尾欠，卷下嚴重殘缺。上世紀末，立正大學圖書館發現自己藏有明版《通玄記》，其中完整保存了卷上和卷中，卷下則僅餘表紙。卷首附有靈芝元照（1048-1116）所寫之序。另外，就版心字數來看，該版與高山寺的宋版完全一致，應該可能是宋版的復刻本。

這裡涉及到一個版本的問題。就目前的研究來看，存在有：高山寺的宋版和立正大學圖書館藏的明版（其中明版很可能是對宋版的復刻）。此外，還有西夏文的譯本。然而，還有其他的本子值得注意，列舉如下¹⁷：

1、李國玲在《宋僧著述考》中稱：

華嚴法界觀門通玄記一卷，存。

本嵩集。《新編天一閣書目·釋迦類》著錄。

按：《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》卷首琮湛撰《本嵩傳》云：「造《通玄記》三卷。」今浙江寧波天一閣存明宣德八年刻梵本一卷。¹⁸

¹⁵ 《（嘉定）赤城志·卷三十五》。

¹⁶ 《芝園遺編》，CBETA, X59, no1104, p643c2-c5。

¹⁷ 高山杉在《網搜〈通玄記〉》，《陳垣批註本〈藏逸經書標目〉》中已經注意到了這兩個本子，並且在後者中，高山杉記載了：「《標目》曰：『華嚴法界觀通玄記，三卷，本嵩法師述，北京有板。』」高山杉，《陳垣批註本〈藏逸經書標目〉》，<http://www.nandu.com/nis/201301/27/8263.html>。

¹⁸ 李國玲《宋僧著述考》，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17頁。

2、北京德寶 2009 年秋季拍卖会——佛教文獻專場曾以 65000 元人民幣，拍出一部標號為 323 的三卷本《華嚴法界觀通玄記》。就其網站介紹來看，該本《通玄記》乃宋代釋廣智撰寫，為明宣德年間刻本。另外，卷首刻有版畫《佛說法圖》，卷末精刻韋陀像，并條記數行：「宣德癸丑仲秋上旬比丘曉庵焚香拜書」，「信官李福寬謹發誠心繡梓流通」，之後又刊有「萬曆六年七月十五日印造，華嚴法界觀通玄記摩訶庵講演，禦馬監少監王平發心」。¹⁹

就李國玲的記述來看：第一，《通玄記》的全名為《華嚴法界觀通玄記》，無「門」字，而李國玲的記錄卻有；第二，《通玄記》當為三卷本，而李國玲的記述卻只是一卷，不知是全一卷，還是僅餘一卷。李國玲稱，浙江寧波天一閣存本乃明宣德八年刻本，這與 2009 年北京德寶拍賣本中「宣德癸丑仲秋上旬比丘曉庵焚香拜書」之時間不謀而合（宣德癸丑年，即宣德八年）。筆者推測，李國玲所說浙江寧波天一閣所藏《通玄記》與 2009 年北京德寶拍賣之《通玄記》，很可能出自同一版，只不過，前者可能出自李福寬之繡梓流通，後者則是王平發心印造。

北京德寶 2009 年秋季拍賣會之《通玄記》，雖無法見其真實面貌，但從其公開的信息來看，也能進行一番討論。

拍賣本卷首刻有版畫《佛說法圖》，如圖所示：



明代佛教版畫是極為流行的，有諸多派別，無論內容還是工藝都有較多創新。該版畫以「佛說法圖」為內容，內容上較為傳統，延續了唐以來的傳統主題特色。就工藝上來看，該版畫畫面人物眾多，線條極為精細，質量上乘。據拍賣公司稱，該版《通玄記》卷末尚有「精刻韋馱像」，惜無緣一見。

由卷末的文字：「宣德癸丑仲秋上旬比丘曉庵焚香拜書」，「信官李福寬謹發誠心繡梓流通」，「萬曆六年七月十五日印造，華嚴法界觀通玄記摩訶庵講演，禦馬監少監王平發心」，拍賣公司認為：「拍品為宣德八年癸丑（1433）由僧人曉庵寫

¹⁹ 詳見北京德寶拍賣官網：<http://www.dbpm.cn/auction/sdetail.asp?id=29097&cid=96>。

成，由李福寬雕版，到萬曆六年（1578）七月十五日又由禦馬監左少監王平發心刷印供養。」²⁰此處，「由李福寬雕版」，當有誤，應是由李福寬發心施財，請人雕版流通，而非李福寬親自雕版。

關於李福寬的詳細情況，尚不得而知。銀山塔林有一方明正統二年《敕賜法華寺記》之石碑，該碑文現已收入《銀山塔林》一書之附錄。碑文中載：「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國史總裁南郡楊溥撰文，行在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吳郡夏昶書丹，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兼翰林侍書廣平程南雲篆額。」²¹又載：「經始於宣德四年夏四月，告成於正統二年春二月。乃請於朝，賜額‘法華’。施財協力者，悉具名於後云。正統二年歲次丁巳四月初三日立石。」²²隨後附有施財協力之信官名單，其中「奉御」之下，便有「李福寬」之名。²³明朝「奉御」是宦官的一級，職位較低。由時間推斷，這裡的「李福寬」，很有可能便是發心施財，請人雕刻《通玄記》的李福寬。

條記中的「比丘曉菴」，當是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啟。《大明高僧傳》有其傳：

釋善啟，字東白，別號曉菴，姑蘇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楊氏子，世為宦族，甫能言，即通釋典如舊熟。父母異之，知是法器，捨入永茂院出家。無幾，薙染受具，屏跡龍山，研窮大藏，百氏諸史，無不精究。永樂戊子，出世郡之延慶寺。明年，應召纂修永樂大典，併校大藏經，賜金縷僧伽黎。一時名人若沈民望、王汝玉、錢原溥輩，皆為方外交。或辯儒釋之異，師曰：「無論聖人理同，且各為其教。」又曰：「東魯垂道，西竺見性，皆莫先於厚本。故吾儕雖離父母，而養生送死，率皆從厚。」與兄弟極友愛。正統癸亥示寂，塔於龍山。²⁴

較之《大明高僧傳》的記載，《補續高僧傳》的內容則更為豐富：

善啟，字東白，曉菴其號，姓楊氏，蘇之長洲人。楊故簪組，累世家吳之支硎山，值兵徙北郭。父永年，母陸氏。師甫能言，通佛典，父母異之，命入無量壽院，禮永茂為落髮師。既長，屏跡龍山，窮日夜力於經、史、百氏不輟。聲譽隱然起。少師姚公廣孝、善世洽公南洲，皆器重之，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。永樂元年，主蘇之永定；六年，主松之延慶。逾年，擢本府副都綱，住南禪寺。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，預校大藏經。賜金縷袈裟

²⁰ 詳見北京德寶拍賣官網：<http://www.dbpm.cn/auction/sdetail.asp?id=29097&cid=96>。

²¹ 胡漢生編著，《銀山塔林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97頁。

²² 同上，第99頁。

²³ 同上，第113頁。

²⁴ 《大明高僧傳》，T50，no2062，p910c20-p911a2。

一襲，時三殿災。詔求直言，師上疏陳利病，不報。一時名人，如沈民望、王希範、王汝玉、陳嗣初、錢溥、趙宗文，皆與師為方外交。嘗遇牡丹盛開，邀集題賞。錢塘瞿宗吉，雄於詞賦，師與對壘。常用一韻往復百首，詞鋒益銳，海內傳焉。此師之緒餘也。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，卒。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世壽七十五，僧臘六十。即示寂之歲，弟子等奉柩，歸葬於舊隱龍山，遵治命也。

錢文通公溥銘其塔，敘曰：夫以交之深者，知必至也；言之夥者，情必厚也。昔宣德間，大理卿胡公槃，巡撫東吳，威聲大振，於師獨加敬禮。時溥方冠，欲應鄉舉謁公，師忽見而喜之，遂入白於公，得預鄉舉。然溥亦始聆論議，察其動止，毅然一儒者。繇是往還款洽，數日不見，必折簡招之，簡類歐語，作字有帖意。見必肅衣，焚香啜茗，坐語移時。去則且談且送，或閉戶發篋，出古人真蹟，對閱評品，詩文皆不務蹈襲，以為奇。至論儒釋之辯，曰：「且各為其教。」又曰：「東魯垂道，西竺見性，皆莫先於厚本。故雖離父母，養生送死，一務從厚。」與兄弟極友，愛撫諸姪，教養兼至，交四方宿儒、名縉，必以誠，未嘗見愠容。然非其人，亦未嘗與交此。韓子謂：墨名而儒行者也。溥也荷師，期待既久，倘以餘齒，無負於斯世，則亦無負於所知矣。²⁵

從兩段記載來看，大致可看出曉菴之生平。曉菴乃釋善啟之別號，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，生於洪武三年（1370）十一月十五日，卒於正統八年（1443）十一月八日。父親楊永年，母親陸氏。曉菴年少聰穎，剛能說話，即能通佛典。父母驚異，遂將其送入無量書院，禮永茂為落髮師。既長，則屏跡龍山，窮讀經史、藏經等書，聲譽漸起，為姚廣孝（即道衍）、溥洽等人器重。永樂元年（1403），主蘇州永定寺；永樂六年（1408），主杭州延慶寺。次年，擢升本府副都綱，住南禪寺。後應召纂修《永樂大典》，校大藏經²⁶，被賜予金縷袈裟。一時間，如沈槃等名人，皆與其呈方外交。曉菴長於詞賦，曾與瞿宗吉對壘，常用一韻，往復百首，傳揚海內。曉菴曾論儒釋之辯，認為無論儒、釋，「皆莫先於厚本」。他友愛兄弟，愛撫諸姪，教養兼至，郊遊廣泛。最終，於正統八年圓寂，世壽七十五²⁷，僧臘六十。其弟子奉柩，將其葬於舊隱龍山。

條記中的「摩訶庵」，應是由明嘉靖年間，惜薪司掌印太監趙政所建，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）正月動工，次年閏九月竣工，現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八里莊慈壽寺塔以東。趙政去世後，便葬於摩訶庵北端之後院，現已為小學之操場。摩訶庵建

²⁵ 《補續高僧傳》，CBETA, X77, no1524, p532b10-c14。

²⁶ 這一記載有疑問，因為，《永樂大典》在永樂五年（1407）即已完成。

²⁷ 實際上是 1370 至 1443 年。

成後，盛極一時，萬曆年間尤甚。現在摩訶庵中保存的三十二體集篆《金剛經》漢白玉石刻，即是明萬曆年間所刻，且由摩訶庵高僧性宏上人鑲嵌於石經室的。同時，摩訶庵也是名僧文人交遊之重要場所，保留有不少詩文，後漸趨沒落。

條記中「御馬監少監王平」，具體情況不詳。萬曆六年（1578）所刊刻之《華嚴行願品別行疏鈔》亦署「御馬監左少監王平發心印造」。作為宦官的王平刊刻佛經，在明朝並不少見。明代太監多有刊刻佛經之事，三寶太監鄭和，即是最好的例子。另外，之前提到的奉御李福寬施財找人雕刻流通，其身份也是太監。

三、與《通玄記》相關的另外兩個文獻

除了補充本嵩的生平，以及《通玄記》的版本問題之外，還有與《通玄記》相關的另外兩個文獻，值得進一步探討。

第一個是台灣國圖善本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，一卷，該文本現已收入 2014CBETA 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第 38 冊，NO.8898。²⁸目前關於該文本的相關信息，尚不清楚。²⁹筆者將僅就 2014CBETA 所錄入的信息做分析。

國圖善本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包括兩部分：裴休《注華嚴法界觀門序》和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，後者題有「京終南山釋杜順集」。就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本文來看，包括正文和註疏兩部分。正文有傳為杜順所集的《法界觀門》和本嵩的《三十門頌》頌文，註疏則既包括圭峰宗密和本嵩對《法界觀門》的注釋（分別是《注法界觀門》和《通玄記》）³⁰，也包括對歸德法雲比丘琮湛對《三十門頌》的集解。

筆者初步比對，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中，圭峰宗密的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和《通玄記》都是部分節選。並且，就《通玄記》部分來看，文字差別不大，只是有些地方在節選中略有省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中所保存的節選版《通玄記》，與筆者手頭所有的立正大學圖書館藏明版《通玄記》一樣，也都只有卷上和卷中部分，缺卷下；就內容上來看，則剛結束對「理事無礙觀（第二）」的註疏，缺少對「周遍含容觀（第三）」的註疏。目前尚不知這兩者之間有何種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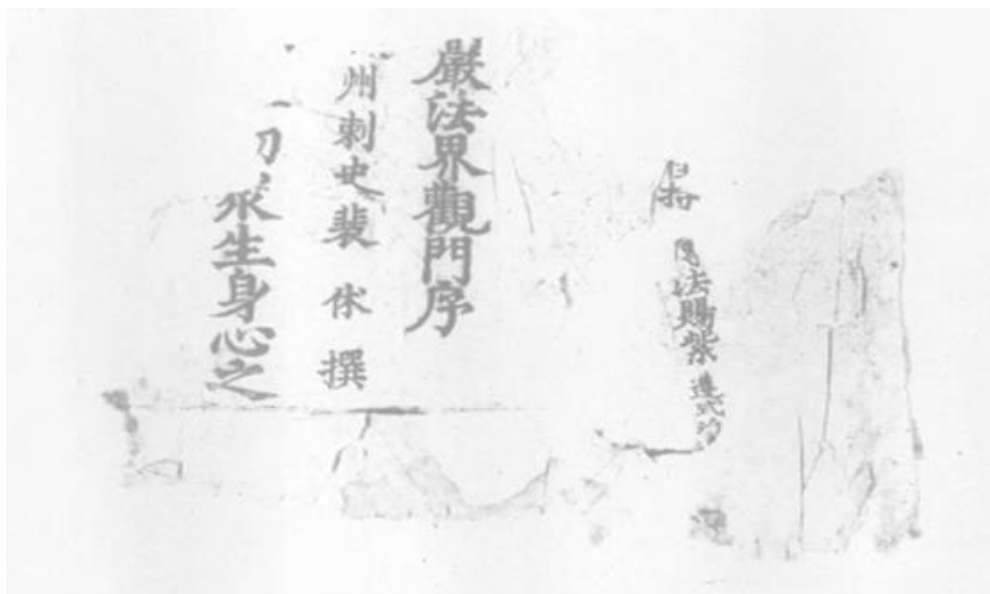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個是《敦煌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第四冊中所保存的俄 TK241 號和 TK242 號

²⁸ 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，2014CBETA，D38，no8898。

²⁹ 筆者曾向杜正民老師詢問該文本的相關情況，但「由於數位作業已經結束，目前無法查到資料」，因此杜正民老師也不知道確切信息。

³⁰ 《通玄記》不僅對《法界觀門》注釋，而且是對宗密《注法界觀門》的注釋，是《法界觀門》註疏的註疏。並且，據高山杉之說，「不僅注釋了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，隨後還注釋了某種《漩渢偈》的注本，而後面這一部分正是聶先生論文《華嚴「三偈」考》所要處理的物件。」

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(上、下)。³¹該本首頁已殘，如圖所示：



俄 TK241 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上 (28-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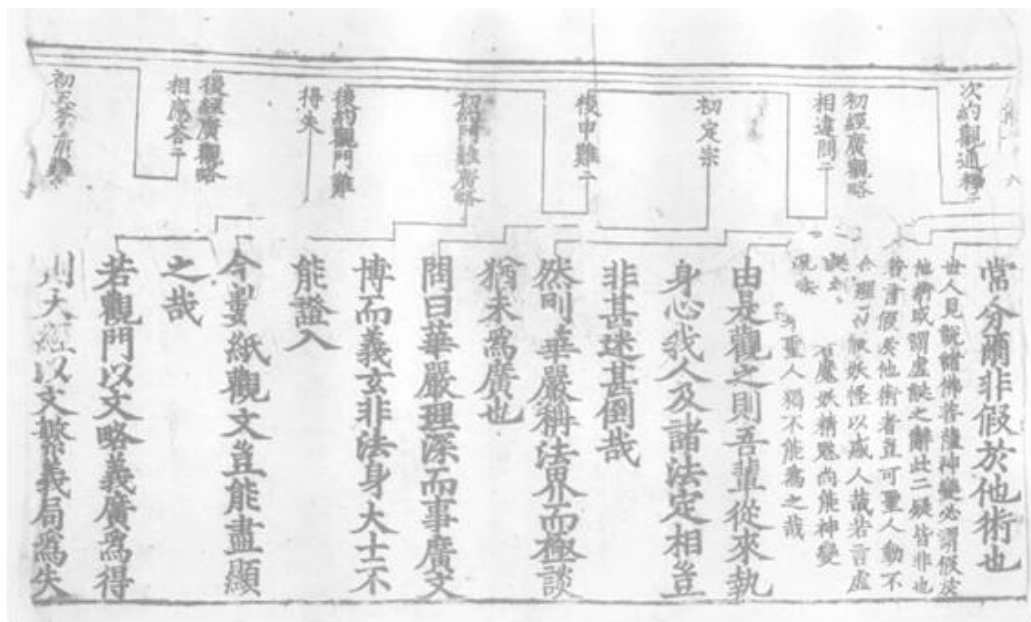
右邊一列字，當為「住持傳法賜紫遵式治」，高山杉認為，「這位遵式正是吉田剛在《另一個遵式》(《戒幢佛學》，第二卷，2002 年)中考定的北宋華嚴宗大德圓義禪師遵式(1042-1103)」³²筆者讚同這一觀點。

就該文本來看，高山杉曾作過一番描述：「黑水城本用大字刻《法界觀》和《漩復偈》，每一句後面用小字刻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和《注略法界觀門》，正文上方再用小字和連線刻科文，觀(偈)、注、科三合一，極便於披覽。」³³具體如圖所示：

³¹ 《敦煌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第四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，頁 250-295。

³² 高山杉《網搜〈通玄記〉》。

³³ 高山杉《網搜〈通玄記〉》。



俄 TK241 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上 (28-6)

經筆者比對，黑水城本之科判與立正大學圖書館藏明版《通玄記》之科判是一致的。這就面臨兩個問題：第一，黑水城本的科判是誰加的；第二，兩者科判一致，應該如何解釋？

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。吉田剛在《另一個遵式》一文中稱：「明版南京報恩寺版大藏經（南藏）所收宗密《注法界觀門》卷首記有‘姑蘇堯峰住持傳法賜紫遵式治科’，故知遵式著有《注法界觀門》的科文。」³⁴在註解中，吉田剛進一步說：「日本立正大學圖書館所藏明版《注法界觀門》卷首載有‘圭峰蘭若沙門宗密注，姑蘇堯峰住持傳法賜紫遵式治科，福唐文殊寺住持傳教賜紫潛卿詳定，福唐大中寺住持傳法海印大師德隆詳證’。可將該刊本考慮為是與淨源參照上都本、西蜀本而作的治定本（收錄於龍藏等）不同，以其它體系的宋版為基礎而撰寫的。」³⁵高山杉進一步認為，這裡「姑蘇堯峰住持傳法賜紫遵式治科」顯然就是黑水城本卷首「住持傳法賜紫遵式治」的全文。如果這一推測成立，顯然這裡的科判乃是圓義遵式所治。

其次來看第二個問題。據略傳之記載，本嵩寫《通玄記》當在張商英邀本嵩入京，即元祐戊辰年（1088）之後，而據吉田剛依據《圓義禪師塔銘》等資料考證之圓義遵式生平來看，其生於慶曆二年（1041），卒於崇寧二年（1103），世壽六十二，法臘五十三，其於元祐戊辰年（1088）之後可考之事，乃居於瑞光叢林，

³⁴ 吉田剛《另一個遵式》，見戒幢佛學研究所編，《戒幢佛學》第2卷，嶽麓書社，2002年，第478頁。

³⁵ 吉田剛《另一個遵式》，見戒幢佛學研究所編，《戒幢佛學》第2卷，嶽麓書社，2002年，第480-481頁。

後於元祐七年（1092）退居南堂，并應太瘦唐垞之請，出任湖州壽聖禪剎之開山主持。比較與本嵩與圓義遵式之年代，並無法判定到底是圓義遵式抄本嵩之科判，還是本嵩抄圓義遵式之科判。

筆者傾向於認為，本嵩《通玄記》之科判，乃是沿用了圓義遵式所治之科判。理由大概有兩點：第一，筆者認為黑水城本首頁殘缺之字，即「姑蘇堯峰住持傳法賜紫遵式治科」，便暗示了治科的人是圓義遵式；第二，圓義遵式的科判乃是添加在中唐僧人智藏（741-819）的註疏之上的，當時根據智藏之註疏所作之科判，因此不太可能是本嵩《通玄記》所作之科判，恰好暗合智藏之註疏。

這也暗合了高山杉的推斷。高山杉認為西夏本《通玄記》的《漩復偈》與黑水城本中智藏的《注略法界觀門》所牒之三偈是一致的，進而判斷，本嵩寫《通玄記》時所依據的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，在內容上應十分接近黑水城本。³⁶就筆者看來，高山杉的推斷是正確的。並且，筆者更進一步認為，不僅在內容上十分接近黑水城本，甚至本嵩作《通玄記》時，直接沿用了圓義遵式所治之科判。

³⁶ 高山杉《網搜〈通玄記〉》。

參考文獻

1、原典文獻

立正大學圖書館藏明版《華嚴法界觀通玄記》

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》，2014CBETA，D38，No8898

《注華嚴法界觀門》，《敦煌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第四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頁250-295

《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》，T45，no1885

《嘉泰普燈錄》，CBETA，X79，no1559

《補續高僧傳》，CBETA，X77，no1524

《大明高僧傳》，T50，no2062

《芝園遺編》，CBETA，X59，no1104，

《敕賜法華寺記》，胡漢生編著，《銀山塔林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7年，頁97-99

《（嘉定）赤城志·卷二十七》

《（嘉定）赤城志·卷三十五》

2、中日文專書、論文、網絡資源等

吉田剛（2001）。《本崇法界觀門通玄記について——華嚴復興期の教觀并修論を中心として》，《禪學研究》80號，頁124-140

（2002）。《另一個遵式》，見戒幢佛學研究所編，《戒幢佛學》第2卷，嶽麓書社，頁476-481

王頌（2013）。《本嵩與〈法界觀門通玄記〉——日本立正大學藏〈通玄記〉及其周邊的考察》，2013年浙江國際華嚴文化節暨華嚴學術研討會論文。

高山杉（2012）。《網搜〈通玄記〉》，《上海書評》。

聶鴻音（2011）。《華嚴「三偈」考》，《西夏學》第八輯（第二屆西夏學國際論壇專號（下）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頁1-8。

陳文華（2013）。《〈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〉之初探》，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論文。

黃啟江（2003）。《北宋居士楊傑與佛教——兼補宋史楊傑本傳之缺》，《漢學研究》第21卷第1期，頁253-277。

史金波（1988）。《西夏佛教史略》，寧夏人民出版社

李國玲（2007）。《宋僧著述考》，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

北京德寶拍賣官網：<http://www.dbpm.cn/auction/sdetail.asp?id=29097&cid=96>。

高山杉（2013）。陳垣批註本《藏逸經書標目》：

<http://www.nandu.com/nis/201301/27/8263.html>